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社会卷

山东文史集粹

SHANDONG
WENSHI
JICUI

● 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文史集粹

社会卷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济南

编 辑 说 明

从戊戌变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半个多世纪里，山东大地社会动荡不宁，人民屡遭涂炭。匪连祸结、兵荒马乱、灾害肆虐、事件迭起，人物形形色色，社会百态纷呈。作为社会卷应收录的内容十分广泛，各种资料丰富浩繁。本卷根据《山东文史集粹》的总体要求和各卷侧重范围，对这些资料作了选编。

本卷所编选稿件的内容主要是：教案、义和团运动；人口流动、自然灾害；红枪会运动；帮会、土匪；鸦片、娼妓；封建地主庄园；山东人在海外的经历；风俗、民情史料等。其它内容的史料文稿，同样很有价值，但限于体例和篇幅，未能选入，请予谅解。

本卷收录的文稿，一部分由各级政协推荐，一部分直接选自各地已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这些文稿多为亲闻、亲历、亲见的资料，翔实、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山东社会的一些侧面。

由于水平所限，存在疏漏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3年6月

目 录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	路 遥 (1)
清末单县大刀会的反洋教斗争	唐怀勋 (16)
巨野教案与胶澳租界	刘晓暎 (24)
义和团的重要首领朱红灯	李盛奎 (34)
义和团在滨浦一带的战斗	商松石 (39)
临沂红枪会	侯贞纯 (44)
平度东南乡的铁板会	姜世宝 (50)
忆泊头子红枪会	张永生 张永曾 (63)
淄川铁板会始末	蒲玉水 (76)
我参加大刀会的回忆	李 德 (88)
汶上县红枪会	李新明 李万富 (94)
近代山东移民东北要略	路 遥 (101)
垦利县的移民与垦务	李长梅 (118)
一九三五年的济宁洪灾	郝子善 (125)
忆一九三七年黄河水患	崔茂斋 (132)
临朐“无人区”纪实	谭家昌 程士贵 (137)
安清帮临济南的活动	段子通 (144)
一贯道活动述略	王 同 (156)

我参加的孔圣道院	金凤展 (165)
孙美瑶与临城劫车案	刘子衡 (174)
民国巨匪刘黑七	王秉伦 陈持 孙荣昌 (187)
刘桂堂罪恶简历及下场	姚占修 (206)
临沐东八里巷惨案	时 麟 (212)
“顺天轮”被劫案始末	郭锡瑶 王莹心 傅元岭 (220)
吉市口大劫案见闻	李洪吉 (224)
杨虎城莒县剿匪	陈秉坤 (230)
鸦片危害龙口见闻	郑 毅 (235)
建国前济宁的娼妓	远 敬 (239)
旧德县的妓院	柴世仁 (245)
栖霞牟氏地主庄园	霞 文 (253)
莒南大店地主庄园	李祥琨 庄虔玉 (261)
寻根记	韩国 冯荣燮 (277)
我当华工的经历	严振盛 (281)
我在巴西	巴西 毕务国 (291)
刘连仁遭难记	卢友文 于天助 李储坤 (296)
威海风情	威以润 谷群昭 (304)
天桥今昔	李良森 (312)
济宁土山忆旧	王 铮 (315)
潍县春节习俗	于沅柏 王季敏 (329)

鱼台婚俗志	屈万里 (342)
鲁西婚姻习俗	卢新文 李印元 (347)
二把手车及其报路用语	柳化风 (355)
青岛万国体育会	刘雨生 (360)
我在中国的经历	井俣六代 (369)
奸宦安得海之死	孙寿昌 (373)
“神童”自述	江希张 (380)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

路 遥

19 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惊动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也是对社会发生深远影响的重大群众运动。它的主要策源地有两处：一是山东西南部的曹、单地区，另一是山东西北部与直隶交界的冠、威地区，因而可以说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和山东、直隶交界。促使其发生的重要历史契机，乃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德国侵占胶州湾。当时在朝的一位御使刘家模就曾这样说过：“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形，人心愤激久矣，每言及中东一役，莫不怆然泣下。是以拳民倡义，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倡始山东，盛于直隶，现传及各省。”当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在其奏片中也说到：“臣查大刀会即金钟罩邪教，由来已久，虽经地方官示禁，根株总未能绝。上年海疆不靖，民间以此教可避枪炮，传习愈多，几于无处不有。”可见义和团运动从其发生之日起，就将其主要斗争锋芒指向了外国侵略势力。

义和团运动的前奏

金钟罩在山东兴起于甲午战争之际，首由刘士端所倡立。刘是曹县烧饼刘庄（即今单县高老家乡西刘庄）人，家庭富裕。他习金钟罩，乃传自直隶河间府一所姓赵的白莲教徒，来刘庄当雇工时教的。刘在曹、单一带广收徒弟，对外以“大刀会”呼之。大徒弟曹得礼是单县曹楼（今属郭村镇）人，成为与刘士端齐名的大刀会会首。1896 年 3 月，曹、单大刀会在单县城关火神庙唱戏

4天,这是大刀会的一次大集聚,号称有“十余万不止”,实则有数万人,分布在曹县、单县、成武以及丰县、沛县、肖县、砀山,河南考城、兰仪各属,波及苏、鲁、豫、皖四省毗连地带。大刀会创立后,对内以“保卫身家”为号召,对外可能提出“兴华灭洋”的口号。它同天主教势力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年6月,砀山境属庞家村教民抢割平民地里麦禾,激起民愤,村民请求曹、单大刀会前来相助。刘士端派彭桂林、智效忠等率大刀会众前往,焚毁了刘堤头教堂,继则又在丰县戴套楼、单县薛孔楼等地焚毁洋学多处。事发后,总署致电山东巡抚李秉衡,要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共同筹商派兵镇压。6月28日,大刀会包围了马良集(砀山境属),攻占了江南裁缺外委衙门,但也受到江南、山东官军的联合围攻,伤亡200余人,会首智效忠战死,彭桂林被捕,最后退回单县境内。大刀会受挫后,刘士端被曹县知县曾启坝诱捕,继而曹得礼亦被捕杀害,大刀会斗争遭到严重挫折。

当时,在山东南部传教的是天主教圣言会。圣言会于19世纪70年代派出传教士安治泰、福若瑟等来中国传教。他们于80年代初来到山东,很快被允将在鲁南传教。1882年初,他们在阳谷县坡里庄设立了鲁南教区教堂,找到了立足点,1885年又取得了对这个教区的独立管辖权。圣言会在鲁南传教采取了更为穷凶极恶的手段,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对教民不作详细盘问,吸收了大批秘密会社成员和不少土匪入教。山东地方官员一再指责传教士吸收莠民入教,多指此而言。所以圣言会传教士屡屡在菏泽、巨野、兖州、济宁、曹县为群众所殴打或被驱逐。二是要在大县城建立教堂。他们为了向孔孟之乡进攻,特别注意在兖州府建堂。从1886年起就强行实施,为此遭到绅民的围困。安治泰曾通过德国驻华公使通知总署迫使地方衙门妥协。1891年1

月，德国公使派驻天津领事司艮德前往兖州索地建堂，也遭绅民围困，狼狈逃回。安治泰随即入京。德国公使巴兰德携他同至总署“晤商”山东教案。这时英国外交部也不满意清政府对长江流域芜湖、武穴教案的处置，趁机向总理衙门声言：如不认真议结，“即约同法、德合力自办”。为什么要引法、德以威胁呢？原来此时四川大足教案涉及法国，而兖州教案涉及德国。可见这两个教案在当时是多么被外国在华外交官和传教士所重视，是看成攫取特权和扩张势力的良机。迨至甲午战后，教会势力终于在公使支持下取得了在兖州租地建堂的胜利。兖州教案典型地说明了外国教会是如何同外国在华政治势力紧密合作，利用重要历史契机以实现其共同侵略扩张的愿望。

义和团运动的发端

义和团运动的另一策源地是在冠、威一带，其中心地是在冠县十八村的梨园屯和威县城东的沙柳寨。冠县十八村是一个特殊地区，远离冠县县城 130 多里，孤悬在河北威县境内，是块飞地。号为十八村，实有 24 个村庄。其经济中心是中兴集，后来叫甘集。梨园屯是十八村之一，乃民教矛盾之中心。当时这一带还有临清十八村、邱县十八村和南宫十八村、曲周十八村等。这种特殊历史地理，乃是从明初以来就有的。上述各县十八村，今天绝大部分都划归为威县境属。义和拳运动在这个地区爆发，是从梨园屯民教矛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冠县十八村乃属于天主教方济名会山东传教区内。梨园屯民教矛盾起于玉皇庙之争。该村于康熙年间，村民在此兴建了一座玉皇庙。迨至同治八年（1869 年），村民加入天主教者日多，他们要求议分义学田地。于是该村三街会首连同地保共同商议：将义学地分为四股，汉教得

三股，分地 38 亩；圣教会因人少，只分得宅基地 3 亩多。4 年后，教民得梁神甫银元宝，卖了这块宅基。梁神甫令教民拆庙盖起教堂，引起了村民公愤。双方为拆庙建堂和护庙毁堂斗争，相互诉讼持续了 20 年，直至甲午战前，大致经历了 5 次大的起伏。这个教案最初表现有天主教教义、礼仪同广大乡村民俗、信仰相冲突的一面，正如同圣言会在山东南部强要进驻孔子故乡建立教堂以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抗一样，本身就带有严重挑衅的性质；但另一方面，教会势力却执着胶粘于占购土地建堂的“纠纷”。教会的行动触犯了总署 1871 年传教章程，也违背了同治四年二月的新章规定，侵犯了该村土地主权，其侵略性已暴露出来。光绪十三年（1887 年），出现了领导抗争的群体——“十八魁”。十八魁指十八个重要人物，实际上不只此数，其中阎姓占一半以上，阎书芹是他们的领袖。阎书芹全家三口人，只有 3 亩土地，人均 1 亩。十八魁中除两三户人均有三、四亩地外，其余都是赤贫户。所以梨园屯反教会斗争所以能长期持续并使外国教会势力感到震惊者，正是于此。但十八魁的反抗，尚无法冲破自然村的藩篱，他们还需要更坚强组织力量的支持。当时离梨园屯南 6 里之遥的威县沙柳寨，有由赵三多为首的民间会社组织——梅花拳，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扩大斗争力量的组织源泉。十八魁去导求赵三多的支持以声援他们的反教会斗争。从官方档案看，至少在光绪十八年（1892 年），赵三多率领的梅花拳已卷入了斗争。赵三多是沙柳寨人，字祝盛，号老祝（官方档案中讹为洛珠）。他一家 7 口，只有 3 亩多地，一间半草房，算是贫困户。他所在的沙柳寨是当时威县东境沙河一带的梅花拳会中心，与其毗邻的侯家村、魏家村（合称侯魏村）也是梅花拳活动的中心。

1892 年，梅花拳在反抗斗争中，十八魁还从临清州请来了

道士魏合意来玉皇庙住持。至此，梨园屯反教会斗争开始了横向邻县之间的联系。法国公使李梅要总署迅速再次议结教案，山东巡抚札飭济东道张上达前往处理。张上达派员拿获魏合意，迫令村民交出庙基给盖教堂，再次向教会势力屈服。然而此举不仅无法阻止梅花拳的反抗活动，反而使它的斗争进一步扩大。1897年3月，赵三多聚集梅花拳拳民在梨园屯亮拳3天，与会者三千余人。一个月后，联合冠县、威县、曲周等处拳民二千余人攻打梨园屯教堂。一场大规模的斗争正在酝酿中。

教会势力的新进攻

无论是1896年鲁西南大刀会的斗争，还是1897年鲁西北直、鲁交界梅花拳的斗争，他们的反抗活动都仍未摆脱反教会斗争的窠臼，若要激发起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还需凭借新的重要历史契机。从教会势力方面说，虽从曹单教案和梨园屯教案中攫取了不少赔款，但其特权扩张毕竟还是受到某些有限度的抵制。这当然为他们所不甘心，他们正待着捕捉新特权的机会。这个时机终于被找到了，那就是1897年11月1日所发生的巨野教案。

巨野教案是当地大刀会纠众杀死两名传教士演成的，它发生在巨野县磨盘张庄。原在这里传教的圣言会是德籍薛田资神甫。他平时干涉词讼，侵占民地，民愤郁积已久。但当晚被杀的却是两名从外地来的神甫。德国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教案作为借口，立即派出兵舰三艘驶往胶州湾，以实现其早先就已提出的“租让”胶州湾的侵略要求。1898年3月6日，清廷被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从此各国展开对华势力范围的争夺，中国面临了被瓜分的民族危机。教会势力也趁此时机攫取了一种凌驾于地方当局之上的政治权力，李秉衡终被革职调换。教会势力直接威

胁到封疆大吏，在以往的教案中，除了 1896 年四川总督刘秉璋因成都教案丢官外，这是更为突出的一次。德使海靖声称：“德国对山东利权甚重，万不准该抚将此利权稍为损毁”，否则德国决不罢休，“必想令其离任”。圣言会势力因此更加猖獗，巨野教案后，圣言会为了保护薛田资，将其调往日照。但在日照，他又同样被街头村群众所殴打。他跑到青岛去，引来一队德兵占据了日照县城，另一队兵则放火烧毁了兰山县的一片村庄。教会势力同德国在华武装已赤裸裸地勾结在一起了，突出表现了圣言会的侵略性。这也是山东教案独特于他省之处。

巨野教案给各地传教士以极大鼓舞，山东直隶各地教会势力每每“乘德焰”以向平民与地方政府进行多方要挟。山东北部的方济名会主教马天恩也推翻了梨园屯教案的原议，进一步迫使山东巡抚将冠县县令何式箴撤职。传教士、教民气焰进一步嚣张，于是再次激起了梅花拳的反抗斗争。这时山东各地的反侵略斗争，除了广泛表现为反教会外，还有其他多种形式，如高密人民群众反对德国修筑胶济铁路、诸城人民驱逐矿司、沂州人民在兰山县属抗击德国营兵等等的反侵略斗争。这些斗争与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相互激荡，形成新的反抗潮流。

义和团运动的复杂社会成因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并不单是由于民族危机刺激，同时也是社会矛盾激烈振荡的结果。其复杂的社会成因，早在美国公理会驻恩县庞庄传教的明恩溥牧师于 1901 年出版的《中国在动乱中》一书中有所记述。他指出：当时在各地发生的教案与德军焚劫村庄给广大人民以灾难外，还由于洋纱等外国货物的输入以及汽船、铁路、电线的兴建使大批劳动者失业，形成了大量的游

民，鸦片的广泛输入，又给广大人民造成重大的祸害；特别是连续多年的灾荒，更给广大人民生命以生死存亡的威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大水灾是数十年所罕见，山东被灾者达29个州县。仅是经曹县流向江南、河南者就多达六、七万人，后又被河南当局送回曹县。海州、山东一带自江苏、安徽回籍的流民，也不下十余万人。此外还有被裁汰的营勇充斥于鲁西一带。山东省营伍从1896年开始被裁减，直至1898年上半年已被裁撤4100多名，继而又裁2700多名，共计有6800多名。盛宣怀告李秉衡电文中，说被裁撤的“各军均有曹、徐人零星散走”，要李速飭地方官预备车船，按站派拨马步队接送安插，但仍有大批游勇散入各地附入饥民队伍，回荡于苏、鲁、豫、皖毗连地区。他们为谋求生存，掀起了反抗斗争高潮。1898年河南虞城童振深的暴动和安徽渦阳刘朝栋（外号刘疙瘩）、牛世修的饥民起事，是最有代表性的两次。尤其是后者，迅速发展到了两万余人。这两次起事都受曹、单大刀会影响，以打洋学为号召，与曹州大刀会斗争相汇合。曹州大刀会的活动地区，成为汇合的中心。在民族危机新的形势刺激下，新的斗争共同体——义和团运动高涨了。

义和团的组织形成与政治口号

义和团的组织形成，初起时主要是大刀会。大刀会前已提及乃金钟罩之别称，流传于曹州地区。它同乾嘉年间活跃在直隶的金钟罩有着组织上的渊源关系。在鲁西北与直隶交界一带是梅花拳。这个组织创立于清初，内分文、武场，属于无为教的一支，在乾嘉年间就曾以“义和拳”之名出现过。鲁西南继大刀会之后出现的红拳会，在嘉庆天理教起义期间也已十分活跃于鲁西南。它依附于离卦教，直至义和团运动时期仍是如此。在鲁西北稍后

出现的,还有神拳。它在 1898 年黄河大水患时大大兴盛于长清、齐河、茌平、高唐一带。这个组织在乾隆年间就已出现。1895 年后朱红灯在长清习过神拳。朱原是长清人,家无土地,随娘改嫁迁往泗水境,30 岁左右回到长清大李庄其舅舅处。这时大李庄一带纷纷设厂习神拳。光绪二十四年大水发后,他移居黄河北,在茌平五里庄安下了脚。他原只有“小朱子”小名,到茌平后拳众便呼之为“朱红灯”。从茌平城关到刘莱寺(俗称琉璃寺)一带成为神拳活动的中心。神拳原只有降神附体仪式,光绪二十四年后才同大刀会结合而有排刀、排枪形式。这种新形式的拳就成为后来义和团运动遍及直、鲁两省以及天津、北京各地的最普遍组织形式。但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拳会,在其初期都是分散的斗争活动,只有到了“义和拳”之名出现,众拳会才有统一汇合的趋势,尽管它们彼此还是很松散,甚至还是各自独立的。

义和拳之名中外学者多已认定它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前后出现的。据赵三多的小徒弟郭栋臣回忆记载,赵三多为不影响其它梅花拳,乃将自己所率领的梅花拳改为“义和拳”。据此,可知义和拳之名不同于众拳会,它不是某种拳术的称谓,而是具有政治斗争色彩或是基于某种需要而相互联合之意。但义和拳名称得到普遍传播却同德国侵占胶州湾有着密切的关联,山东巡抚张汝梅指出在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梅花拳闻有洋兵到来,“遂又麋集”。耶稣会传教士记载赵三多、阎书芹的队伍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10 月 25 日)早晨 10 点钟起事,已竖“义和拳”旗帜。自此之后,直隶、山东两省特别是山东西北部与直隶东南部的众拳会也逐渐以“义和拳”之名代称了,朱红灯的神拳亦称“义和拳”或“义和神拳”。

在山东,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是否有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什

么？郭栋臣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赵三多率领梅花拳民和十八村村民三千多人在冠县十八村之一的蒋家庄马场祭旗起事，旗帜是所书的是“助清灭洋”。但据直隶东南教区耶稣会士记载：这次起事是在九月十一日（10月25日）上午10点钟，旗上写的是“顺清灭洋”。过了一年在九月初七日（1899年10月11日）平原县岗子李庄的战斗中，朱红灯的义和神拳也已竖起“兴清灭洋”旗帜。这是美国公理会驻庞庄的博恒理牧师在10月14日所发的通讯报告中提到的。一般史著都说朱红灯喊的是“扶清灭洋”口号，是不很确切的。至此，义和拳运动显然已具有对抗外国侵略的性质了。

岗子李庄之役是朱红灯所率义和拳初抗官军的一次尝试。岗子李庄是平原县民教矛盾较为激烈的村庄。拳民受压，到刘莱寺请来朱红灯神拳队伍，其中有游勇附入。地方官府派兵来弹压，遂引起义和拳的反抗。山东巡抚毓贤派济南知府卢昌诒、管带亲军营袁世敦分率步、马队伍前往镇压。于是神拳队伍在平原县大芝坊村属的森罗店同官军对仗。双方激战数小时，朱红灯率拳众退回在平。袁世敦欲攻村寨，村绅出来求免，被官军击毙。森罗店之役的重要性是在于神拳同官军展开了激烈对抗，惊动了朝野，御史王埏、黄桂鋈和翰林院侍讲朱祖谋纷纷上奏要求处分官员。清廷在舆论压力下，下旨著毓贤将蒋楷、袁世敦一并革职，毓贤自己也被传旨申飭。朱红灯和本明和尚接着相继被捕。毓贤在袁世凯接受山东巡抚印的那一天，就将他们二人杀害。马金叙在查获朱红灯往来信札中发现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之语。

至于“义和团”之名何时出现？查诸文献记载，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张汝梅奏折中已谈到当时山东、直隶交

界一带出现了义民会。这个义民会就是义和团。张还指出山东、直隶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这一说法是别有用心的，是张汝梅接受了按察使毓贤提出“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谋略。这个对策，后来没有实现。又据山东地方档案记载，在后一年的森罗店战役中，也出现了“义和团”之称。但它是义和拳自身发展而不是乡团改变之结果。在战斗中，各地神拳、大刀会、义和拳都来了，五百多人聚在一起，一团一团的，义和团就是具有同心义和的意思。此后随着发展，虽也有些私团之附入，但那是极为少数的。自是义和团与义和拳之名互为混用而普遍流传于各地了。

山东几任巡抚的对策

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同山东地方当局的态度和对策也有关系。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巡抚历经四届先后是：李秉衡、张汝梅、毓贤和袁世凯。对于前三任巡抚，传教士和外国公使、领事都斥责他们为顽固排外。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但从外国公使和外国教会的谴责之词中也可反映出前三任巡抚对民教矛盾并不采取完全偏袒教民的态度。前三任巡抚的方针，可用李秉衡提出的应该“持平办理”这一句话来概括。事实上持平办理很难做到，所以就采取“调和民教”对策。即使如此，仍为教会势力所不容。对于拳会的对策，前三任巡抚之间并无多大不同，因为制定具体政策时都同毓贤有关。毓贤先是于1889年署曹州知府，1891年得实授，1895年授充沂曹济道，1896年补山东按察使，直至1899年3月补授了山东巡抚。这三任巡抚的主张是对拳会采取“会、匪有别”、“剿抚兼施”政策。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此亦不持什么异议。张汝梅任期时又多出了“改拳勇为乡团”的对策，企图将拳会

“化”、“改”在民团之内。这个措施仍然没能得到贯彻，所以后来毓贤也放弃了这一政策。总的说来，前三任巡抚对拳会的对策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廷的决策。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颁布上谕指出：“因念会亦有别”、“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这同“一意剿办”的主张相比，多少是有利于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袁世凯任鲁抚后，他原打算通过肥城教案而向山东拳会大开杀戒，但上任半个月，却连接遭到言官的十封折片弹劾。为此，袁世凯暂时不敢公然实施其残酷镇压政策。袁世凯与毓贤不同。毓贤只把“滋事”拳民诬为“匪徒”，而袁则不分滋事与否统视为匪类。毓贤是设立乡团以图“化”、“改”拳会，而袁世凯则动员乡团配合官军镇压义和团。袁对义和团是集中兵力对付大股，而对分散于各地乡村的零股则札飭县级地方官动员乡团配合剿击。直至庚子之战爆发后，袁世凯才转而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尽管山东义和团在庚子之战爆发前未遭到严重屠杀，但由于袁采取了更为狡猾的手段，所以在袁任山东巡抚后两个月，义和团活动也渐趋于沉寂。

袁世凯统治时期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沉寂、高涨和失败

在袁世凯刚任山东巡抚时期，还有几股义和团活动。一是在德州、吴桥交界，一支由李庆海、李振海率领的二百余人，焚毁庞家桥教堂；另一支在李金荣、郑德茂率领下拳众数百人攻打吴桥大齐庄教堂。他们所到之处，除焚毁教堂、打击教会势力外，还“拒敌官兵”。1月15日官兵突然包围章集，义和拳遭到突然袭击，拳民散入直隶、山东境界。

二是冠县十八村。1900年1月阎书芹得到威县拳首王玉振